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Gray Scale

C

Y

M

Kodak
LICENSED PRODUCT



新介繁昌記

全

76
3168



14
164

門 7 6
號 3168
卷

靜軒居士著

新介盤菜日記

克己塾藏

東京專門學校圖書

1124
164

序

新介作於家宿至
味頗於而且如
焉且稱然思之始
乃身由在味生
先求活系是為
不能以紙梅
平白

明治廿年八月十日

五至入厲壽節美酒
費誅約老毫自能我
筆一孰得子先風情
後何可正擊而我誠可
克也亦為在每月以守待
將窮雪盡年首共諸
子講經義深業之

恒生峰親細酌名傳空
身動筆筆一垣里記亦
間具代梅花之賦後之
賢見之領彼之可正擊而情
我可容往子誰大野昭純
小島互案古并一報德
身時中一石田育法味方

主國。乃自竹入。經可山口也。
安以三未一書

静軒老人識

吉梅生書



新斥繁昌記

江戶癡人 静軒著

越之為州東南皆山西帶海而北走所謂沃土千里百
二之國米山嶺自海崛起橫絕州之中央嶺北隔十數
驛彌彥角田兩岳屹立聳空阿賀川自奧來信濃川自
信至開信濃川合八千八水到新斥而入海新斥原一
沙嘴舊稱船江桑海之變沙漸隆地漸拓明曆年間民
棄原村徙焉原村今詳其當時閱奔者三氏曰齋藤曰宮
川曰伊藤伊藤今絕氏太平之澤被及海隅入戶漸密生齒
漸滋萬治年中開渠控信濃川豎三橫五以界坊船隻
之便四方往還坐而達街南為頭北為尾五道分達西

一道曰寺坊以佛刹擲比也其東一道曰古坊此為驛路又東二道曰片原曰新坊或曰極東一道曰他門坊凡三十餘他門東北隔渠得二洲曰柰林曰毘沙門人戶通計一萬寺坊之西瀕海有村曰寄居負龍推出推即海佐渡島可撫矣是此塔之槩略也

古坊除四而二三五六皆妓館也錚錚者聚居焉屋宇寬宏華潔壁間掛寶軸爐上裊香烟繡幙深垂錦二褥疊堆視之都下不甚讓步方今色藝並選歌妓居貴準京都祇園之式售藝色從乃非豪農鉅商則不肯定情以故衆妓自立其下風不能抗禮也雖然有意氣而名躁者執本位不敢降云次錚錚者住熊谷

坊不主歌曲多接船客卑賤妓所聚曰脫奔小路略與江都稱切肆者同格他似娼而非者曰被薦似孀而非者曰後家聞昔者無有娼妓寡婦無依者陪酒奉情是為土妓之起本今則後家殆絕種世所謂八百八孀存名耳鄉典不使被薦穿美服後家則劊眉別之八百之稱今不詳其由或言取諸八千八水或言不過稱數之多與呼菜肆曰八百同或然矣妓皇齒為重典衣飾一新壽儀之費槩上百金云

燈節

漢土以三元正月七月為燈節趙宋之世殊重之而正月最盛皇朝張燈單用七月稱照祖先冥途蓋出於

浮屠氏蘭盆之說而與漢異義江都吉原街彩燈雖起於妓玉菊之事亦緣蘭盆之義諸方海口闖燈稱港祭新火燈節是也亦用七月自朔至七日每坊製一大燈爭出新奇數人舉移榼鼓取勢闔肆廢市設金屏風鋪紅氍毹排宴觴客晝間用山棚代燈夜分殊雜沓人影闐街鼓聲轟天所謂不夜城燃萬枝之燈欠五更之眠第七日盡集衙門外遂循行坊間出海濱而罷至濱則天明

盆踊

燈節既過其十四五六一連三夜男女混雜團樂舞蹈蓋昔者諸州皆有之而越最盛遂到今不廢各裁新衣

爭美粧束紅聯紫翮結隊競舞雖不如演戲萬變盡態其揮手扭脚履舞合節千亦一身萬亦一態堪取賞觀謳亦不過一曲節美音者一人為引大家從和千亦一喉萬亦一腔歌有數種其一曰御祭渠兮白山祠家業覆兮上窮時土音極淫所謂桑間能蕩人心邂逅相遇適我願采唐於其間者多冶遊之子必携狎妓往鴛鴦顧步迷蝶雙飄衣同其色以照驕奢土俗之習不止幼穉少年爺亦狂婆亦顛連僧連祝恙心也似莫不入夥貪不能爭美者俗而臂袈裟僧而飄長袖或負筠籠或被蒙薦奇怪百出箇箇取笑那邊舞罷這邊謳起矜色取重者坐宴不出酒酣矣熬不過亦投袂而起七十四

橋將蹋頰三十餘坊危顛覆

古坊

越多生女而多美蓋以其土位陰也妓女溫藉略似京女郎而粧色則學江都歌曲亦然溫而無妬縱情容薄倖此則與江都反捉負心加呵罰典衣領送情實無有也某言越女美則美不堪土語不雅冊息夫人可予曰西施生于越真妃生于蜀果知音吐不齊魯吳王猶亡國明皇亦覆天下舌豈害色乎

聞妓厭客推病而去鴛母冷值不可予曰其職亦由天不共何然某曰未矣他方娼妓或受身值不送情意使客通夜抱後庭較之乎初推病孰非士素餐不

知農食力予曰善

妓之母大概假母真母亦有之聞前尹惡其數倫下令禁售親生之女是固道理雖然萬俗之結習有理難推者聞與羽之俗十家生兒九家溺之既育伯仲雖富戶亦不洗叔季國主給俸仍不能禁之豈不理難推乎越俗與之反處女受胎雖不知其所私為誰亦必舉之以故不唯多女男亦多按越人專奉佛慈仁戒殺之所致與然則佛之利益亦大獨怪其俗毀父母靈位一心唯念彌陀是亦數倫之大者比售親生之女不更可惡乎一美一惡俗尚之結難解者世蓋多矣故曰禮從俗

世界之大何事不有不止售子售妻亦有崔氏教坊
記云蘓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逐者五奴輒隨
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飲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
飽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鸞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銀燭吐光金盤逞色玉膾交陳珠璣雜排紅鬢次獻傑
味香鮮又薦淡羹傾金樽飛兒鴦粉頭圍繞幫間笑調
絲聲動鼓韻發箇粉頭揮扇起舞纖腰柳裊彩袖鸞飄
鳧趨鶴驚旋轉迴翔嬌媚盡態正是天魔踏影降洛妃
破波跳客喝采不已洗爵更酌鶯喉復轉鼉鼓再响容
既爛醉了髮扶起方纔倒寢快送清涼水旋圍金屏風
妓言別來何闊今日甚風吹送客言前月領下編戶爭

事頑不伏教耽閣度日何等晦氣又遇暴漲突壩督人
夫急加修理功始竣又接府檄至遽率小里正等星馳
參府何思獻金之報準士格許雙刀他照銀兩多寡賞
賜有差拜恩歸大開壽宴饜客何等混雜慶幸雖大疲
困亦甚所以不得空妓言這等改呼汝府君盟果不冷
奴家亦叫太太容言休題冷字或遲一日必定拜汝夫
人宜預取重勿輕忽視事妓起剔燈照得壁間幅軸現
出數行文字來容言誰墨舉眉讀過詩云

八千餘水合走洋七十多橋分界坊人居稠密何熱
開商帆輻湊自四方絲聲鼓韻除晚轟歌吹之海脂
粉鄉嬌模嬌樣嬌紅粧坊中多半是女郎就中有種

老娼妓牙謂八百八家孀婦淡粧娘濃抹嬋妍鬪
媚綺羅香洞房春暖鴛鴦被流連莫箇不倒囊誰憐
老客情境冷且呼一杯潤枯腸孤枕支醉夢易驚絲
聲猶攬月三更

客叱言老賊未死漫費紙筆不唯墨迹拙惡詩亦生疎
不堪觀也彼嘗因著銅仕途貧困難支就食四方浮薄
結習老不除弄筆猶嘲人抑可惡矣豺虎不食天投之
於有北北地寒氣利害想他能堪否猶可憐

妓落籍多得之於豪客被拉去收山莊則已矣或畜
之坊內為外宅妓騙主言徒耗衣食恐冥中招罪不
如養阿喬為生理妾得利路君亦省冗費且君得閑

來供具易辨豈不兩全乎主依允而廟客進妓乃縱
意於其所愛不復抱鬼胎此亦本所恒例著為令久

云

孫氏北里志云多有游惰者於三典中為諸妓所養
養必踰廟客風間竹人戲作云

菱花更理舊梳粧楚楚新衣生采光廟客誰知來格
夜枕邊燒盡返魂香

熊谷巷

船向港落帆毫噉一聲早拋下鍊錨來長年拜船神罷
言萬里破濤片帆無恙豈不慶福顧炊夫言趁早叫他
來夫領命急下脚船鑽入渠內催督妓某等率去還

只看美人落天，播帆始春。桃姊李妹，並堆嬌笑。言各位康健萬福，長年言纔過一年。汝等面貌並多，生數莫招媳婦麼？妓言是是，既看過數孫兒，子滿枝多，朝詭間絲曲競起，傾倒杯樽，想是粉香惱殺波臣去。暖响搖動龍城來，達堂寺井一絕云

港口濤驚捲晚潮，漁舟歸處宿鷗飄。此間香粉也為海何事，商帆爭擲錨。

暇庵小島詩云

將軍柱底粉香生，絲竹喧闐月二更。一擲休疑腕力健，黃金原比鍊錨輕。

楚夢一場客披衣起，妓言急遽胡然。客言載送檀客來。

繫船守令客還，船空豈得不負。荆妓言後來方便必過一夜，負心收影，莫教納悶。客唱諾去，會一老人過，妓揪住不放言，請吃一盃去。老人推辭言去寺供花，非迷蝶也。妓言供花亦功，飲酒亦德。世間何事不供養，不依分說將捉他收門，老人拚命脫奔。

白山祠

白山祠者新斥土地神也。域中極寬，祠宇頗宏，神柱表立，砌墀砥布，神門聳石橋跨其間，多松翠影，映射風絃。時起信濃川匯祠下，而東注海門，櫓枝送啞啞之响，棹歌傳于喁之韻，蘆洲錯出，鷗鳥群飛，景致可想矣。一庵

石田詩云

神威鎮土，肅香壇。苔砌塵清，露不乾。幾樹龍松，鱗勃怒。白山祠域，翠光寒。

域內置照夜燈，為行舟之的。舟或誤水路，遊於羿之殼中也。神燈照萬船，與佛光照十方。一般救濟之船，得登彼岸。神佛之德，其可不仰乎。車亭大野有詩云：或訝龍燈湧，却疑星斗降。光明神域裏，一點照千艘。

白山祭日

江都之候，梅花飄桃李，綻海棠，醉嬌櫻，媚紅藥，牡丹取次占春。此地則花信不能應曆，千紫萬紅，一餉發予，謂譬之乎觀美人。彼則各別充選，此則一槩供閱。各選宜審，要嫌孤寒。一閱宜熟，不免略脫。兩全不

得雙美，難舉理，所然也。顧夫少壯主情，何嫌孤寒。老大不過娛眼，豈惜略脫。我宜舍彼，取此。老顏情冷者久矣。

白山神祭禮，春三月，夏六月，例並用。十八日而春殊熱，開觀者自四方集。娼妓盛妝，衣飾鬪美，千艷萬嬌，結伴往賽羅織，張碧臘，展鳴玉，步步生香，隊隊吐彩。顧盼翹翔，目挑眉招，賽託名耳。觀者亦然，摩肩疊膝，爭攔寓目，不暇顧酒滄羹冷也。各自批言，梅何麗，桃何艷，杏腮可愛，柳腰可寵，指點眼走，評隲魂蕩，豈不把萬紅玩之於一刻。與此刻論，直亦千金使老眼，不勝採東里市島詩云。

幾隊佳人蓮步香，白山祠上鬪嬌粧。這回衣帶多新樣，道是江都演戲裝。

聞本日常粧舉體一新纜，不褫皮預裁之於客歲中。紋理染色極費工夫，競取時樣走人京師。託之織造所以故，春欲深脚力窮日力爭刻達之其最快者賞銀數兩，次照遲速等差給賞云。

世人遊越不得不遊新斥，文人遊新斥不得不作詩。聞枯木如亭寓新斥最久，蓋製作多有而今不能復多，得纜得二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爲六街。海口波平吞湊船，沙頭草軟受遊鞋。花顏柳態令人艷，魚膾蟹螯開

酒懷莫道揚州留一夢，此間何恨骨長埋。

六街三市起芳塵，路柳墻花一一新。此境于今猶入

憂時追七十四橋風，詩佛寄如亭一絕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成六街。這箇如亭得意

句雄渾可見寫胸懷。

松風鈴木新斥雜咏鈔一云

燈光萬點沸歡聲，月上湍街簫鼓鳴。歌舞夜深猶不散，婆娑弄影向場行。

地宜柳皆高大，沿渠駢影舟往其間。殆爲汴河之想，千枝罩春夜之烟。萬條遮夏晚之月，暖景涼光最可於人。

半山毛利有詩云

七十四橋潮往還，佳期恰及艷陽天。多情垂柳多情水，水送船來柳繫船。

修眉展黛細腰遲，態惹財主之惠風。露嬌客之恩露長，袖拂影嫩手攀枝。地宜柳柳宜妓，山民沼有詩云。

一川分作幾灣流，無水無時載妓舟。八百八孀何所是，柳濛七十二橋頭。

予亦有一絕云

酒戰樓樓無不酣，柳枝遮舫影相參。柳猶堪數橋堪數，數數到衰釵數不堪。

鐘樓在古坊，東摩沙邪巷。創於貞享四年，詎今九百七

十五年克庵高橋詩云

寶爐猶暖，裊雲重，翡翠帳中鸞睡濃。一枕驚回，合歡夢，摩沙邪巷五更鐘。

三獻亭

白山祠西有酒肆，曰三獻亭。聞當初土人買醉，例擲三文錢去，因曰三文酒值之賤，可以考古也。今則妓送客多，就亭開離筵，因改之作獻。去想是其奉杯獻笑啼粧，愁眉使客不勝戀戀之情。繡被復煖，錦囊終寒，勇於割愛者，雖有寡焉。

聞一少妓送客歸，啼泣不已。或解之曰：異鄉之客，一別萬里，山河長隔，泣何及妓。曰：梳未盡，猶遣他穿一

好衣去豈不遺憾乎非哀別也

一日予被藍山氏誘而遊為亭臨信濃川彌彥角田二峰隔水相照使人超然神逝舟破雲出鳥掠波起亭主乞詩賦此贈之詩云

羅綺錢盃三獻亭鶯歌一疊愕沙鷗水光注檻山光翠知與行人洗別愁

毘沙門島

其實洲非島也有毘沙門堂因名焉閱古地圖無有此洲蓋泥沙漸積成之今猶水界其西歲月之久家漸搆田稍墾娼婦從聚今為一行樂場二酒樓連軒一曰鹽松一曰金菴東帶信川北面于海宿檣可數風帆上欄

眺望甚佳聞鵬翁亦嘗滯游迹探其詩絕無而纔得二句蓋詠此樓之景也句云

坐看天末鳥卧送晚歸船

樓前有蓮蕩起亭于其中容追花候聘妓閑宴自遠望之真展采蓮之圖亭即舟風連清香送佳人嬌聲硯齋

大倉有詩云

幾隊蛾眉趁早晨蓮香蕩裡粉香新分明欲認認難得人也是花花也人

予同藍山飲鹽松樓錦雲爛燦潤香撲簾杯間得二十八字書贈主人主人極有雅致嘗住江戸廿年能識文人乃話都下昔日光景大盡歡詩云

湖蓮開遍錦雲堆，
雨來時涼靄籠手揚，
細簾放不得潤香吹盡，
曲欄風。

日和山

非山也，丘已坊北，一小丘突起，設磴上下，頂纜容十數人，三面施闌，一面豎椽，管人更番登梯，把千里鏡探張商帆，舶有號認其為誰報之，其館所館人即走舟迎之，館大小通七十八戶，丘之為狀西望佐渡島翠色可掬，東則羽州之山隱約上，掌烟波渺茫，帆影明滅，快豁魂走去海可一里，其間曠野茫漠，沙丘相傾，林松點綴，顧南則彌彦山拔信濃川來，佳景如畫矣，友人竹齋三浦氏有詩云。

雨罷潮頭綠似苔，
日和阜上晚開晴，
娉脂妹粉催粧，
急報道，
歸帆入港來。

和齋白井氏一絕云。

千帆相逐聚沙灣，
鷗破晴烟去復還，
佐島羽州渾如畫，
風光第一日和山。

其西有茶毘所，予登此，適人影中張朱繖，問之，傍人言喪家火戶僧來誦經也，知佳人亦化灰，使人起粉靨，體之感，其東北臨海，置衙檢賈舶，出入謂之水戶番所，地宜林檎翠塢，小島氏有詩云。

林檎此地使郎筵，
不啻娘妍菓亦妍，
想像治粧微醉，
態臉脂潮臉露娟娟。

寄居村往時寄居

寺坊之西有村曰寄居農人開圃種四時之蔬每朝搬來入市圃之北松樹為林外面幽邃似無人之境而酒店住于林中曰行形亭塔起數榭待遊客容携妓至松韵和絲聲空翠滴紅衣此度舞曲彼戰豁拳復堂鈴木氏有一律其二句云

松杉影暗狐王廟絲管聲喧六合庵庵今沒

亭後得丘安穀神祠春夏之交割烹家就祠之側起棚青帘招客

新斥富魚蝦固可知而春鯉秋鮭此為最大漁獨乏鱧蠓但得之信川者味極美而得極少屠肆所賣驟自奧

州至所謂客魚味乏值貴入冬八眼鱸出值甚賤略堪為下物酒自羽州大山來者為善始不讓上國之佳釀復堂有詩云

搶港大山新釀船遊人趁早試金船杯名知不七十二橋上買斷春風是此船

客窗遇重九予亦買一斗樽自壽適茗山三禪皆至予喜可知矣傾盃談舊茗山念句云秋思濃時吟思動三禪賡歌曰大山傾處玉山頽盡歡而別

漁

鯉魚為第一漁鮭次之鮭中秋至冬鯉中春及夏東風始暖堅冰既泮漁人築沙作壁苫覆其上左右開門聚

居于其中爰炊爰寢，鱣之來海面，鷗聚而起，望鳥知伏，事與兵同。漁長麾衆，速走舟行，下網距岸數里，圍繞而回。鱣陷死地，不能脫也。左右戮力挽網，或偏舟復走，建櫓表識之。右偏則分左助之，左偏則分右助之。網正而倒，櫓當下坊間，貧人不論男女，爭出助力，皆赤身禪纜，遮腰下，間助力者不唯受其直，網中之魚除鱣魚外，分取為賞錢。云：漁時觀者麋至於是，酒肆就濱，起棚風帘，飄雲芳烟，走海嬌容，拉裙釵來，笑語紛劇，綺羅成叢，地轉沙漠，境闕佳麗，網有囊，所謂九罟漁者，蹈浪叫喚，毆鱣於壘中，既挽畢，鱣如塵，而所得之利一網千金，漁人凱歌，觀者撒筵。

一日劍客佐佐木某推開稠人，迫觀惶忙中，漁夫誤撞之，某大怒，徑把夫踢翻，狼拳亂打，衆畏不敢聲。一士人前進代他謝罪，某顧言汝狹喙無敵，視我乎？此試賭勝負，士欠身再三推辭，夫得空抽身逃去。某益暴跳不肯容，士知難推言拙伎不足取，對請一試辱教。拓木刀進某叱言與汝併命，不又何用？愧一愧拔劍來擊，士急跳身閃過，走劍迎取，搦戰一會，某漸漸刀亂招架不住，士喝一聲槍入砍倒，觀者為快，喝采動海。是土人口碑所存，或言事在慶長年間，今不能詳之。古記錄所載佐佐木氏弼馬寮軒不知何許人，士人荒木氏稱主水羽州山形人，後自京師送書於

宮川齋藤二氏云、水師... 鮭魚初上、漁舟爭先、而客載妓來、鱗方跳、網銀早、迸囊鱗銀交易、為膾為羹、各口一味、莫不叫傑、驚波濺、妓衣漁人口中、竊言、汝豪客、無非不這風味、鉤他一嬌笑麼、同人也、彼如是、而我如是、彼皆醉、我獨醒、安知他日不葬於江魚腹中、我生意亦苦、却見詩人弄筆賦、漁家樂境、果然使汝披漁簑、何如堪苦、我只在八千八水上、度活、未試八百八嬌風味、况那聲妓、奈得下、筋嗚呼、尚志堂味方詠嬌一絕云、
姊妹如雲、香粉新、橋邊柳、所趁、芳春、翠眉不画、姿粧、淡別、有多情、嬌婦人、

驛道中央、東折航、信濃川、抵沼、垂驛、海嶠青木渡頭口、占云、

溪流分派、信山來、傾瀉海門、轟萬雷、多少商帆、開如織、一帆纜、落一帆開、

法座

鸞家說法、聽者群聚、如恒河沙、亦足以觀、新斥繁昌、因錄、非毀佛也、非謗鄉也、讀者知、
本邦佛法之盛、數宗分派、諸方施化、而越多、奉淨土、新宗、其專信之俗、猶如僧、朝夕頂禮、南牟之聲、比隣、相和、按越人、溫柔敦厚、易勸善也、但譽之、溫柔敦厚、之、愚痴禮、曰、溫柔敦厚、其敬也、愚越亦然、或曰、然則越

無一人知者邪予曰嗚呼是何言我只不過言其做
凡事之做何獨佛法莊周所謂以仁義竊天下以諸
禮發墳墓傷敝亦大矣可憐今之儒以詩文竊名我
恐來世之報牛馬難望纒受小蟲之苦而極樂往生
不夢見也

新斥佛刹凡二十八新宗居其半住持教化之外容
僧月至化度檀家上坐說法因謂之法座其說曰下
有十八地獄上有三十六天堂地獄者閻魔大王所
治天堂者阿彌陀佛所住佛之本願欲教衆生超昇
於天上而受諸快樂乃今衆生發願信心唱佛名必
得極樂往生或作惡業亦立消滅執持名號足矣神

不足敬也鬼不足畏也祖先在天之靈亦不足祭也
我如是聞至其深理未知何如也

客僧上座馨咳一聲說起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土有
世界名曰極樂樓閣以金銀琉璃頗利瑪瑙合成有七
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蓮華大如車輪晝夜雨曼陀
羅華雜色之鳥迦陵頻伽等妙音相宣彌陀之本願欲
使慾界衆生皆生此國而吃百味之飯食受萬劫之快
樂以故衆生發願一心不亂專念佛名及命終之時彌
陀佛必來迎雖然諺所謂地獄沙汰亦是金天堂亦無
使用乎且其過十萬億土房錢亦不貲譬今欲遊遠方
不帶盤纏何以得至須慮之於生前快捐金錢預種夙

緣佛亦不能度無緣衆生。欠因緣受快樂。理所無也。譬
之人游新斥。嫖妓不破重貨。奈得快樂。雖淨土異於穢
土。理則一樣。汝善男女。須解此道理。計之於未死。身既
茶毘。何如得帶錢。經曰。念佛念法。念僧。是爲三歸。依送
我金錢。即奉佛也。千萬男女。南牟一口。箇箇拋錢。婆婆
泣下。

錄翹楚

隋園云。天生人最多。生美人最難。信哉斯言。思夫美
人之爲美。不止面貌之好。身材均調。姿態嬌媚。舉體
不可選。而美始可稱也。夫然矣。美人難遇。猶如鳳凰
不可得。而見與得。見孔雀斯可。然則雖眉不如蛾首。

如螭手如蕙。而亦足。雖髮不如雲。眸如星。腰如柳。而
亦足。且人各有好。以我所愛。不得強人以。汝所憐
不能動我。自非子都。無可選。孰復見妓。雖遊三都。妓
院果見妓。則未矣。况此地。惡望之。雖然。蛾眉不無也。
螭首亦有之。星眸不無也。蕙手亦有之。且也。娼妓陪
筵。善歌曲。則亦足。不必主姿色也。略錄所聞見告之。
於四方。豪客庶幾。其來游而擲資於其所愛。但一見
難了。况所聞安得審之。且所告之人。亦或佞於其所
好。果知寶視燕石。而遺脫趙璧。請宜更閱土人。花案
也。

錄時居士閣筆。大哭嗟夫。我擲千金。可羅致百兩。翹

楚而一一品隲而容囊索然爭奈得之又大哭窮措
大老矣或懷萬金亦奈得其然李商隱嘗言必不來
把捧呼狗窮措大喚妓女又言不相稱老翁入娼家
之二者我兼有之抑可嘆我或難之曰錄色告人無
傷於道乎予曰然矣雖然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語
不云乎樂而不流青樓則公道賣色世人弛情取樂
之地擁資者何不來游以取樂笠翁言素富貴行乎
富貴人處得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
而行乎貧賤矣予則欲使富豪履其道而免錢奴之
謗蓋亦一道我豈不義而示之乎
某戒予曰儒說女事固不雅况品妓女不如無筆也

予應之曰子則知今儒已詩開卷曰淑女且孔子不
削鄭衛書亦開卷曰釐降二女易亦初而曰牝馬曰
求婚媾儒說女事何不雅且漢之游女蓋妓見金夫
不有躬亦恐妓雖我不儒亦苟學道者書之何難忍
執著頭中我所不取也某曰諾於是乎記

阿芳池田亭碩人傾美而艷嬌豪擅場風流排陣

阿登和亭姿眉清麗天資溫柔置人於春風中

阿今島本亭妙齡善舞眉目如畫予贈以一絕云玉蕊吹

香別占春桃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渾如

洗羅綺叢中第一人

阿八重會津亭鶯聲過雲蝶舞生春画美人得魂跳出

阿百亭會津 艷豐秀麗牡丹凝露知使君王帶笑看

阿市衛亭 年甫十一星眸桃靨輕妙度舞所謂寶貝

阿代亭會津 亦未破瓜眼凝秋水眉画春山舞曲並巧

千代梅亭藤田 美音妙彈善度常盤津曲

阿秀亭木葉 殊色纖妍風度超群

阿芳物瀨亭 濯濯春柳香烟薰月

阿志女亭敦賀 粧妍靚雅嬌舞生花

阿末亭會津 舉止閑都品格貴嬌芙蓉出水

阿千代亭鹽亭 海棠方醉宜把燭照

阿安亭小熊 舞蹈輕便楊花因風

阿北漆亭 風情綽約善按舞曲

阿銀亭會津 手逞三絃之操態不愧嬌之一字

阿給掃亭 梅花獻笑鶯喉轉玉

阿薦亭田卷 清瘦怯風瞳人點漆

阿市亭遠藤 姿眉娉婷光彩動人

阿琴亭上村 蘭身蕙才風流自命

阿雛亭加賀 茶蘼隳餘春猶令蜂蝶顛

阿代亭當銀 善按舞善擷笛才賽姿色

阿繁亭鹽亭 綽態柔情漁陽三過壓倒一場

阿鹿亭金澤 傾身玉立風情綽約

阿虎亭加賀 輕盈妍好善度歌曲

阿蓮亭佐渡 天然韶秀顧影自憐

阿半勝見 艷冶嬋娟顧眄自憐

阿傳加賀 口訥手敏唱則雲留彈則魚驚

世知下總 有莊五郎而不知越亦有莊五郎惜其湮

滅贅記 事見太

涌井氏名英敏字某初稱藤四郎後更莊五郎其先越
前士族避亂於佐渡寶永年間其孫某移越後為民住
新斥賣兵器開布舖其四世之孫曰英信生英敏英敏
性直氣豪以信交友輕財周貧衆推長者天明壬寅別
主課民出金其數若干兩分為二俟來歲納其一而翌
年天下凶歉買船不至米價翔踊資財不通民窮不能
辦措池文右衛門者刻薄掌坊政其屬竝殘虐督促不

少貸英敏憤而恤之密與衆謀欲告訴延期坊吏察知
誣英敏以朋黨之罪衙尹石垣佐野二氏常與坊吏通
關節便捉英敏下獄於是鄉勇奮起各操器械結隊殺
進蓋欲奪英敏且仇於所怨也坊吏惶恐報知其由二
尹急率兵丁來防而鄉勇權太郎三四郎善七等驍勇
善戰衙兵抵當不得紛靡四散猛聽炮聲數發石垣氏
躍馬突出衆辟易欲逃有黑裝束者麾衆叫聲空炮不
足畏也舞劍取石垣氏石垣氏戰不敵回馬便走佐野
氏在後隊令言虛炮不為用速下鈇子炮復發權太善
七竝立斃黑裝束人令衆乘屋擲薪木此地呀用薪如
雨不能復裝炮衙兵遂敗衆捉池氏打殺危死毀仇家

凡十數戶實八月廿六夜也天明鄉勇潛迹衙兵委頓
果能檢索入夜鄉勇復起石垣氏出黑裝束人迎戰石
垣氏殆危其僕幸藏自背後來救黑裝人顧叱一力砍
翻石垣氏纔得脫衆擒佐野氏將殺之黑裝人令鞭放
之蓋慮後之何如也石垣氏急放英敏使之勸解衆怒
未征而鄉勇既散乃糾治犯罪英敏擔當以身代衆須
藤規方座規方稱佐次兵衛罪歸二人遂解本城收獄
黑裝人亦被逮其人姓五賀氏稱野右衛門終身於獄
云翌年甲辰以某月日首犯服刑二人從容就死泣有
絕命詞石垣佐野二氏奪職幽家坊吏某等竝譴逐嗚
呼殺身成仁英敏者可謂仁而傑者也

錄文藻

有其實而其名漸豈不可惜乎今錄所得示之世如
柳灣竹沙菱湖則世既知爲新斥人因略北海穆翁
仲勉世既遠則并錄光其鄉云

北海片山氏名猷字孝秩家世農至北海始好學年甫
十八游京師爲儒家屢空至性事父寓大阪游事於岸
和田侯受其廩給寬政二年卒年六十八
穆翁五十嵐氏名俊明字方德一號孤峯敏達好學以
入京以詩稱畫名殊躁既歸鄉寶曆中越大飢傾資贖
貧天明元年沒壽八十二
片原名元誠字仲勉穆翁子從父學畫別出機杼適京

師名勳輦轂下歸鄉死天明甲辰十一月也年三十九
三男長曰主膳即竹沙也

克明田中氏儒今不詳

侃齋石川氏名輅字公乘俗稱龍助予誌其墓

樵堂侃齋男名某字某稱佐太郎善畫殊巧花鳥無善

書先父卒

洲尾岩田氏名恕卿字忠治未弱冠游信州松本城寓

龍田梅齋家遂出江都入古賀氏之門學業大進某歲

再來松本城將西游既發途嬰病反松本而没文化十

三年八月也年廿五

藤田氏名鼎字某行迹不詳有荆山集今抄一詩云

一簑驟雨濕青苔窓扇推時夜色催螢火似憐燈火

細流光點點照書來

龜井氏名津平精算術聚徒教授後從百川氏某受訣

乘除之法比世所用極簡新斥商賈至今皆用其法稱

龜井算

三村氏稱雄之助好學能詩

白井氏號華陽能畫著畫乘要略

玉木氏名勝良稱彦兵衛好國學善歌

釋興雲住持善導寺善書菱湖初從師學

釋活湛住宗現寺得拈花之宗旨鄉人歸依

釋鐵龍興雲弟子嗣衣鉢能畫巧山水

釋不退院新宗精其學鄉人尊崇
力士鷺濱漁家子適江戶為谷風弟子後更名玉垣
鑑亭北村氏善俳諧
鷺洲長野氏又號江西善俳句
白井氏直道子誌其墓
江口氏號善平好文雅築別館待客文墨之士來游者
莫不投馬當初擁資者聚好文愛客今則受檀那之稱
者莫解一丁字者抑可憐矣
井上氏稱仙右衛門號白仙子誌其兆

錄孝

仁者人也人之為入之道必始于孝可資以事死可

資以仕君可資以交友禮義忠信皆由孝成而孩提
之童莫不知愛其親智亦以孝為始乃孝而子可稱
子人可稱人故曰子者男子美稱細論之則莫違禮
而孝不失敬而孝唯病之憂而孝知色之難而孝仕
士之孝戰沒不顧處士之孝身體唯全當事爭觀邑
諫孝道之大士君子猶苦難行匹夫之孝其可不敬
乎是以官賞賜旌其閭閭得之而光鄉得之而光
國得之而光今錄之光新斥云
工人市郎兵衛早巳父母善事祖母寬延三年官賜
銀二枚
盲人清一至性養父延享元年賞銀五枚

寡婦阿豐善養舅姑寶曆六年褒銀十枚
寡婦阿曾與善事舅寶曆五年賜粟廿苞
處女阿野登住江戶以孝聞賞錢若干緡
善助初仕町田氏後町田氏老且病移養之於家延亨
元年賜銀五枚
傘工長九郎以孝聞天保甲巳賞銀五餅給俸一口
松浦氏久藏事母至孝弘化丙午褒銀五枚
漁人勢太郎善事父母及祖父弘化丁未賞銀三枚
菜丁由之助至性養母弘化戊申褒銀三餅
三國屋音藏孝于母忠于主人賞賜銀五枚給俸一口
實安政己未春二月也予適新斥賦此贈之詩曰

白首窮經竟堪耻黃金買爵抑何榮一人忠孝萬人
悅不啻朝家錄姓名

